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呶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
目及壯以門廕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
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
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
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
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
一日啟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
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
百家以顯秘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

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
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
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
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 昭
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
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
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
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
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強

付剞劂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
海劉廷璣自識



在園雜誌

卷一

遼海劉廷璣

歲甲午

聖壽六旬有一是為本命元辰普天瑞

應不勝詳敷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

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

保

具題德化縣老人

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

俄洛

具題李三年百

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

弘燮

具題文安縣原任副

將馬

自新

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

伯行

具題

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

殿衡

具題江夏

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泰具題醴泉縣丘

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

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

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

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硃

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

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

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獲其米一歲兩

熟祇供御膳又有白色粘米係樹上天生一株

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

試解元為鑲紅旗姚啟聖已酉庚戌後三科鄉會

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

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

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

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

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永藻吏部尚書桑格兵部尚書孫徵灝刑部尚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道內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位在外督撫共八位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

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

提督梁公

彙

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

弘燦

陞兩

廣總督

南巡時張禹岩

聖鐸

以阿思哈尼哈番

特授淮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為太尉監

司適合

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

陝西總兵官漢人何

天培

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

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

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

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為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

旗漢也

張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淮揚道僉事張

禹岩聖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

襲世職遂授為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

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

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

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

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

三套以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

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

兵部銜者元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世

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

推福建巡撫奉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矣

着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予隨皖撫軍六家叔

扈從蒙 聖恩垂問先世大父閩撫右司馬舊事

家叔一一自從 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

官幾人予即膝行而前家叔指名奏上 天顏有

喜 賜御書拊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 恩畢

恭捧而出陳相國 廷敬 查學士 昇 見之因謂曰拊

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予方

悟 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

殿之 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

林盛

在座指示曰 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察

七孫漸次成立 天恩期許者至矣真異數也詩

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

冬射獵傳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艸露布卻穀之說

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

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

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鷄未免偏

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監
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立法最善自然竒才
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
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
帶不准過五品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
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
二品大學士尚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
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

任後奉

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

誥命授通議

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
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
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
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
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煤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
扭作兩肢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煤成黃色
味頗佳俗名油煤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

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
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
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
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
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
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

世顯

座右書只如此

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
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

心妄想在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堦花木參差
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
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
棠一株紅艷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
九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
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傍
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
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

昇

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
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
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
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慎重非奉 特旨還與他謚
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謚法附載張
山來潮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
致仕未叨 大典友人及門私謚曰文介先生以

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 龍入關改

河間太守歷任八閩開府 予告家居卒後亦未

與 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亮工受業門人馬中

丞祐柯吏部鼎達比部岱私謚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使司
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叅政右叅政左
叅議右叅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
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
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叅議叅政分守外郡在

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則管驛站學政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遊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一府之事通

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軍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

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奉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撫軍張公

伯行

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

東濟寧道僉事陞江南按察使

特旨以僉都御

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竒遇也

官保黃公

大來

在督師李大司馬

之芳

軍前歷著

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太子太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

兆麟

先任湖北撫軍

其時中丞

殿衡

尚為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

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叅陞江蘇

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殿邦也

二公為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

叅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

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

嵩齡與其師夏慎樞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

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為翰林豈非可傳之

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

中於萬曆乙酉鄉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曆甲寅中

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

眼吳永年昂甲戌榜眼顧書宣圖河丁丑榜眼嚴

寶成虞博俱卒於楚京師爛熳衎衎亦不利于榜

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荆川嗣韓丙

戌榜眼呂無黨葆中

于勤襄公成龍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

武全才經濟勲業赫然一時大駕西征時公總

統督運軍儲充裕聖心寵眷功勒旂常朝野倚

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公赴河工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
公廷璽副之兩不相下議論參差權難畫一公以
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 上念東
南民生運道 特簡遂寧先生加官保大司馬治
河而副總河報罷先生辛勤况瘁事事仰遵 指
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
罷海運命陳平江伯瑄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

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
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
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
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
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
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 天府金錢靡費固
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
中關鍵余隨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
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

者淮揚李僉事梅湖南劉少叅光業先為桃源同

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調彙皆蒙遂寧先生驅

遣頗為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

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 聖主指

授感河伯効靈而遂寧先生垂剗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譽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

府興公永朝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

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

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

二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為屬吏也公謙退自下

時論以為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

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

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

庫題叅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

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

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

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

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叅正法斯二事雖

撫軍器小而亦可為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
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
君感余知己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
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
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
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
正健家居奉特旨督學江南時先君以遺愛未
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

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
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
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
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撻怒達諸九重
為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荅一函不但如我
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真清正者未有不和平
者也昔先大父閩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
使士庶迄今家戶祝顙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
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

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適 翠華南巡叨 賜御書舊德貽謀舊德者先祖之勲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煩冗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

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尚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爲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司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鑿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所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旣久皆習焉不察矣

右國朝志卷一
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葦纓今戴葦
纓者衆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鷄之類分品級大
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

向高集內

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
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
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
之龍非奉 欽賜暨 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

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衩之袍俱不得自
製近見五爪龍四衩袍穿者頗多人少為注目即
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綉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
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
涼帽如箬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
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鞵用帶太白樂
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鞵子張釋之為王
生結鞵今則冬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

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陝西以羊羢織成者謂之姑羢製綿衣取其煖也
今則製爲單袍紗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
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裏者無裏無裏
者有裏意指此乎

羢俗字本
毳字音冗

緞與鞞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
曰緞有五絲八絲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
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
代惟綾錦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

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
吱緞哆囉呢據云可爲兩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
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褻裘大裘用黑羔
皮爲之王者祀天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
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
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
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
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元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元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元狐裘今亦難得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

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昌宗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鸚鵡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猗猗獮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爲朝衣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

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爲深衣可禦
雪可當衾稠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褻裘類也緇衣
羔裘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元冠不以弔
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
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
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
鼠耶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
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
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

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
風也內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鞞帶又謂之鞞革自天子
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
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 本朝按品級有嵌寶
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
鑲以軟絲帶貫之 天潢束黃絲帶覺羅束紅絲
帶有 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
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

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鏤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觶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鍍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成二塊扣而爲一此惟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爲幸是已然總未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諸王府長史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

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其餘雖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 賜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帽製涼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爲上等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爲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纓 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兩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尾揀毛爲纓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

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以遮日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皂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今之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簷者貴賤皆戴至於元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爲之羗服之席帽晉人之白接羅皆以羊毛爲之即今之羶笠羶帽也式雖不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

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爲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真即坐客亦共謂不置予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鳧盟涵光銅雀懷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

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

故中丞張公

勅

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

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宮中用以壓綵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某中丞得重價此母是耶予領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絹索即知真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

大家以晉人視之猶是雕虫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為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陳子文太守奕禧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 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

附鄙語于後考文敏書千文真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真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贗者雙鈎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 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為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

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
中語稱其瓌姿艷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
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媚而此道勁也
昆陽爲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
經名人題跋或曰爲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
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
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予
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僉事

其佩

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闢開

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溫處觀察任道出袁浦余以
足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盡韋之笑呼童子研墨盈
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
殘荷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真絕技也後海寧陳子
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
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
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 熙朝之寶
物也今子文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章之使
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虫不假思索駢指點點
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
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
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壩
葛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彙渟蓄無所
不有發之吟咏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彘彘
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

源

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

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月也兄
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
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
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
紛紛利與名黃梁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
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商丘太宰
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
王閣序一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內庭供奉
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御窰

者是也 內庭製作多出其手 太皇太后加徽
號龍寶暨 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
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
卒於京 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
送柩出章儀門 賜金馳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
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
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
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
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
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
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僞
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 雍正 爲
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
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細
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真贗有別而
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竒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

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爲逖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

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為啟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獲也扁鵲之語誠為不謬天顏有

喜諭云四十年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為杖雅甚相國王公

揆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

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為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為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為第一他產不及也石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質頗燥硬止可琢尊杯竿之類所謂洞者又在

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為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

洞或曰皆為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產即多一
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久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兗州魏老人醫治早
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
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
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
七日而愈

野苧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翳
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

荊州

嗣韓

沈古培

心揚

錢玉友

良擇

仍讀書寒家

之無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尚

五夜呶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

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

以戀戀冀其一心耳後果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

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

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

為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

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
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遇查聲
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爲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
十晝夜諸務冗襍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
片刻之暇恐少懈卽有舛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
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騰
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
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

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

日長似歲已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

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嗣璪高巽亭輿許

莘野田盛紫翰強邃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

退未遑也

彭澤劉叅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

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

掌中醒來大慟以爲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傳

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叙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

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
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瓢兒卦也出見婦人亟
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驢子騎人那一年意以
爲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驢生駒其主負駒而
歸喜曰此非驢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
振古聞子售田以爲必償賭負特借應試之名耳
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
文宗大收君老手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

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真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
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
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
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倘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
吟良久曰豚兒尚幼衆爲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
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遘近今卜肆亦復談
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
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

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
利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旣而信然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

爲散是以知之 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 一人失馬來書奇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 鄉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

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豎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 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爲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爲丁字之頭日爲父象故知

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服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却真朋友之句憶爲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旣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切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

弟耳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強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闈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以宮詹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

匿爲竒貨橫索多金子與先生文字交若賄而得之不幾汚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覺草草予謝尚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叙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刪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刪字先生云此真唐音也何以刪爲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曠懷

真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
不將養老賜金遺

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
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况弟曰
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
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
活聞有滎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
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
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

爲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
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
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盡行狼狽而出獸奔
鳥散豈祖宗之靈爲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護
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恨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
而踉蹌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
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真麻油一碗將頭

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

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為末
用人乳浸不計次數曬得一觔重

懷熟地

四兩

紅花

五錢酒洗

鹿茸

五錢酥油炙

當歸

四兩

共為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

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

拱

其兄南直操江巡撫

捷鄉

人皆稱為都堂生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

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八髭鬚滿頰

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

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

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

袍騎馬迺歷街市使家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

的高大鬚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

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蟻小虫遍

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為之頻加拂拭乃曰母

拂為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蟻作踐耳勤

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撫
蒞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
卒往捕羣盜斂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鬪就擒盜曰
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
以不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
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爲室
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
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巡捕官患之
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

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家人言呈送酒筵一
席復令人擡極熟猪首一盤饅首饄飀數十枚燒
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
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
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
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
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知縣稟
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
內炫金絲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荅曰京師

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
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啣之未
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叅時弟文襄公當國按
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
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
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
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
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
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

友餒甚又不可歸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飢
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吃甚午飯你叫
他去吃那當頭砲蓋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
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
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
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
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

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喆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

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而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 頒題璇璣玉衡賦省

畊二十韻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

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霽杜寶坻

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

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

經局正字 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 旨邵
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爲
侍講彭孫適張烈汪霏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
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
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丘象
隨潘耒徐釁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
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
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

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
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
掄才之典於斯爲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
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
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 聖明之鑒拔誠一代
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
陳情終養 上如其請 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
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
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已之未與薦

舉而肆蜚讒一時呼為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

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蔚寶而今李杜亦稀奇葉

公蒙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藹馮婦癡呆被虎欺益都相國溥

宿構零駢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

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為竈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

籲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

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

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

臣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

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

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

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

困頁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

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
兒女並無母子孳孳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
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
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
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
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
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
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
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

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
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絕裾自忘其母
風木之悲何及併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
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
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
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
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
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

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謏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

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
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
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
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諗母欲
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
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
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
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
伏願 皇上特沛 恩慈許臣端歸扶養其母

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
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

漁

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

情偶寄無聲戲一家言各書造意剗詞皆極尖新
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于學問洵知言也
但所至携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
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
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諛

者則譏所携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闖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為米脂令邊長白大綬而不知設計用智

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口餘生亦多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聲威向子

言之歷歷如繪當闖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張自祥仍為縣役其意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為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

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偽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

存國錄卷一
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
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插血
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爲內應煥實二十人
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
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
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
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
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
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

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
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
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
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
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
裹千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
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
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
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

在國朝志卷一
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
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令詢何往煥曰恐自
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
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
有報聞力不暇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
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一賤役小人耳
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
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忽有一僧白髮蒼顏
詣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

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即跪哭長
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
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
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
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題詩
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綱常
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
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温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
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瑒皆在坐逆將厲聲挑

釁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

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曰爾欲抄

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

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

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

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

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阜

服兩目瞠視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

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三云東甌觀察擁

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賢

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瑒陝西大觀亭暗

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俱公被害處今曾幾何

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 朝廷何負汝干城

早豎降旗引寇兵達士報 君能盡節小人為主

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壁分寸寸同貞性鐘用

洪纖總發聲海內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名

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

彼門子丐者夜不收非素嫺詩書禮義之人而其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諸題咏或慷慨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息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隸 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

院群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旣改江寧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旣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卽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

少爲謙遜今漸已無矣
遼東人自署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

在國錄定卷一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
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謂三韓各在
山海間地方各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
辰國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
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州
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去正等
方丈計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
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濶絕
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

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晉
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性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少貧買
文無資聞坊中新藝出輒往取翻閱畢凡文之
佳者悉已默識嘗饗飧不給與外祖母糊楮錠易
米一日錠裏紙偶缺取舊書手翻一過即剪作錠
裏而此書已熟記矣後仕至陝西三邊總制事事
親裁幕內不延一友昔王觀濤先生元旦與友人
入市市長里許相約東西行各默記一邊春聯歸

而書之不許遺忘更不得前後錯亂友人所書一
邊果無訛錯而觀濤則兩邊備記也又幼時向染
舖取所染舊衣逾期不付觀濤持帳簿畧一點閱
碎裂之投染缸中其家大窘觀濤曰易耳亟還我
衣當爲爾記之次日送衣至果一一錄出月日姓
名丈尺顏色以及收欠銀數毫釐無舛此二公之
天資可稱絕倫

